



齋文書屋集畧卷之三

安鄉潘相潤章學



雜著

易上下篇義

易分上下二篇序卦傳止論卦名相次之義其多寡不均之數卦體联接之序秘而不傳也後人所傳上下篇義與簡帙重大分爲兩篇之說皆不愜人意惟以反對各一十八卦合三十六宮之說爲得其蘊而非精也夫精者易以道陰陽也今取而分之上經以單卦言之實六十四卦也分爲三十四陽卦二十六陰卦下經以單卦言之實六十八卦也分爲三十

陽卦三十八陰卦夫八純卦乃易之主不當與諸卦齒始終
綱維之卦亦不宜與諸卦比數故上經除乾坤坎離得單卦
五十二爲三十陽卦二十二陰卦下經除咸恒既濟未濟震
艮巽兌得單卦五十二爲三十陰卦二十二陽卦是卦之陰
陽均也上經之爻自屯至履爲二十四陽二十四陰自泰至
大過爲五十陽五十八陰下經之爻自遯至解亦二十四陽
二十四陰自損至小過亦五十陰五十八陽是爻之陰陽均
也至卦體联接之序則嘗玩味說卦傳神也者妙萬物爲言
一節而得之蓋二篇之序以先天之對待立體以後天之流
行致用立體者以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爲二篇之
始以水火不相射爲二篇之終致用者神也卽帝也卽乾也

乾之用震出之坎勞之艮終始之故屯蒙繼乾坤坎與乾接
故繼以需訟坤之致役歸乎坎故繼以師比齊乎巽說乎兌
故繼之小畜履至是而乾坤之化齊乾見乎離坤承乎乾故
繼泰否同人大有謙豫之卦然天地功化不外雷風山澤水
火之用亦繫屬於是四者試觀雷從地起而澤從之山止地
上而風落之澤又附乎地風又行乎地雷又動於地而有電
先之山又積於地而有光蘊之故又繼隨蠱臨觀噬嗑賁之
卦且山雷從地爲剝復從天爲无妄大畜則以山雷爲養物
之資風澤有大任之才水之潤火之煖皆神之所以妙萬物
也故以頤大過坎離繼之雷風山澤必承命於天地故咸恒
之後遯大壯晉明夷繼焉家人睽三陰也蹇解三陽也地統

三陰於西南天統三陽於東北於是天地之用亦齊而爲損益蓋天地功化不外雷風山澤水火之用亦繫屬於是四者故澤風附天爲夬姤澤風附地爲萃升澤風交水爲困井澤風交火爲革鼎澤風之用畢山雷之用起故兩雷爲震兩山爲艮山雷交澤風爲漸歸妹山雷交火爲豐旅而風澤又禪之故兩風兩澤爲巽兌風澤交水爲渙節中孚風澤也小過雷山也既濟未濟水火也故曰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若以陰陽消長言之乾坤陰陽之一也亦陰陽之極也屯蒙需訟以爻則陰陽均以卦則皆陽師比卦爲陰陽分爻五陰一陽以二五之一陽爲主小畜履卦亦陰陽分爻五陽一陰而陰不當二五之位故皆以

爲陽卦陽至此極矣故以泰否之三陽三陰繼之至同人大有五陽之卦以二五之一陰爲主謙豫雖一陽五陰而陽不當二五之位故皆以爲陰卦陰至此極矣故以隨蠱之陰陽均對繼之均則有消長臨爲陽長觀爲陰盛復均故爲噬嗑賁均復有消長剝爲陰盛復爲陽長長之盛則爲无妄大畜故繼以頤大過陰陽之均而終以坎離陰陽之中咸恒陰陽之均也遯大壯以卦則皆陽以爻則陰長爲遯陽盛爲大壯陰長則進爲晉明夷爲家人睽故繼以蹇解之陽卦陰陽均爲損益均則有消長夬者陽之盛姤者陰之長陰長則進爲萃升故困井之陰陽均繼之革鼎以爻則四陽二陰以卦則皆陰震艮以爻則四陰二陽以卦則皆陽陰陽均矣故漸

蠱

消臨

陰卦
爻為陽之長

觀

陰卦
爻為陰之盛

噬嗑

陰陽均對

長

剝

卦陰陽均
爻為陰之盛

之復

卦陰陽均
爻為陽之長

无妄大畜

卦爻皆陽盛

頤

皆陽卦
爻陽少陰多

大過

皆陰卦
爻陰少陽多

坎

陽卦
爻為陰陽之中

離

陰卦

下咸

卦爻皆陰陽均

恒

經

遯大壯

皆陽卦
爻則遯為陰之長大壯為陽之盛

晉明夷家人睽

皆陰卦
爻陰陽均

蹇解

皆陽卦
爻陽少陰多

陰損

卦爻均

益

陽

夬卦均
爻陽盛

姤

卦均
爻陰長

萃升

皆陰卦
爻陰多陽少

上經卦義相對之圖

八純卦原各自為對不與諸雜卦對故全易以乾坤始以水火雷風山澤列其中
 分為上下經不首震艮巽兌者嫌與父母對也以咸恒者少男少女成家長男
 長女著代雖對猶不對也離坎雖與既未濟以水火之二分一交為對然雜
 也 兼需訟師比小履泰否同人 大謙豫隨蠱臨觀 噬賁剝復无妄 大頤
 出也 少也 緩進也 求伸也 民合也 往也 禮行也 濟世也 不交也 陽同陰也
 陰有陽也 不足也 眾和也 喜也 更新也 觀民也 去間也 明以此也
 還小也 歸也 藏也 虛也 陽勝也
 入也 壯也 難退也 屈親也 離也 止也 刑措也 自修也 相資也 陽夫陰也
 陰婚妻陽也 常盈也 獨進也 憂也 仍舊也 義也 養賢也 多阻也 動也
 說以也 大也 外也 出也 二也 用也 實也 陰勝也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漸 歸 妹 豐 旅 渙 節 中 孚 小過

不對純對猶不對也至震艮之序正對噬嗑賁而噬嗑賁皆雜火不對也巽
 之四陽二陰正對頤之二陽四陰兌之四陽二陰正對大過之四陽二
 陰而頤全雜大過半雜雜不對純也故四卦全無對

(咸) (恒) (震) (艮) (巽) (兌) (離) (坎)

上經卦義相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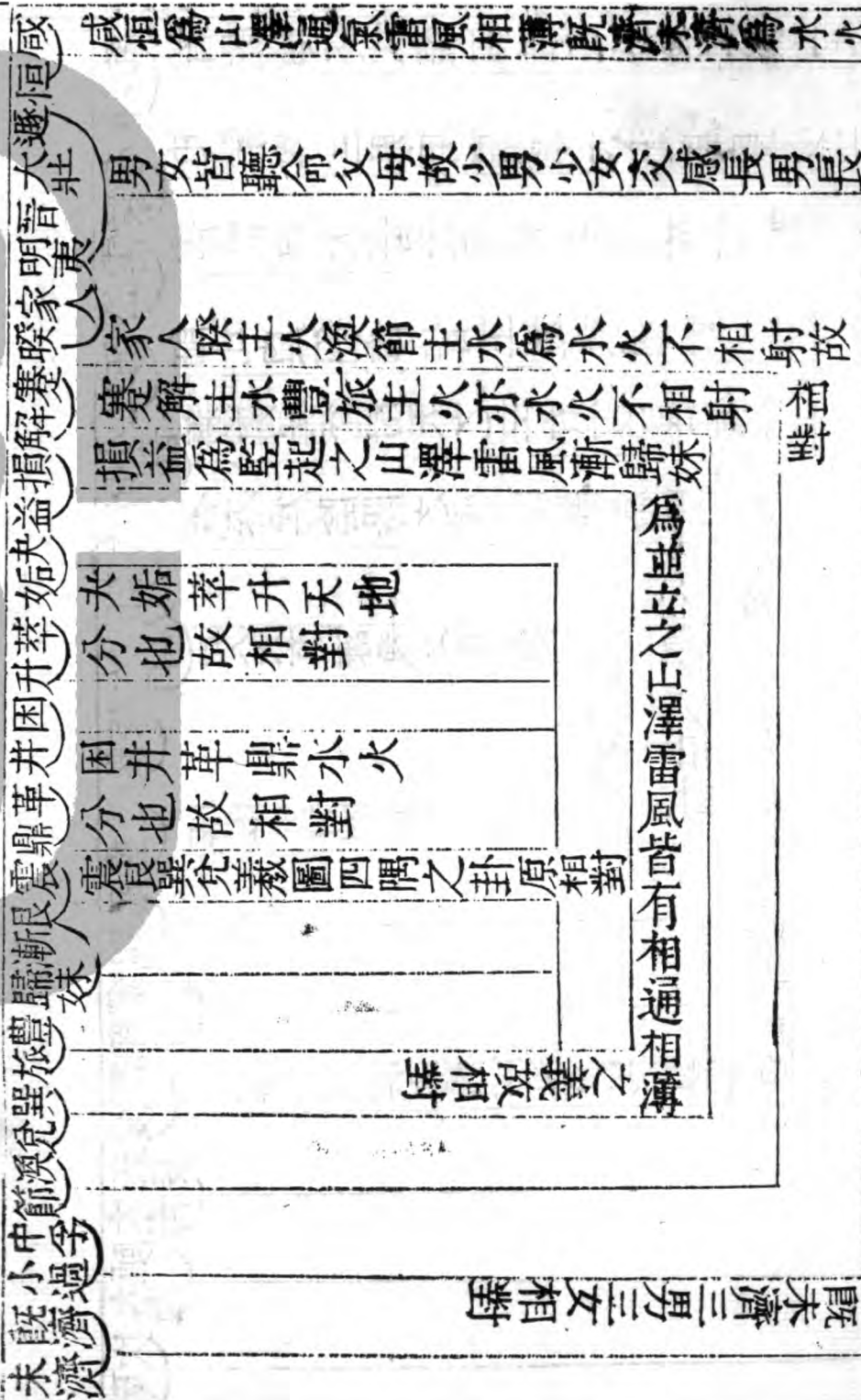
上經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 賁 剝 復 无妄 大頤 大過 坎 離
 首乾坤終坎離四正之卦為天地定位
 屯蒙為三男用事頤大過為長少二男
 需訟與大畜无妄皆主天故相對
 師比與剝復皆主地故相對
 義圖巽兌附天之左右震艮居地
 否泰為陰陽之盛臨觀為陰
 陽之盛故相對
 謙比中居故風相資
 同人大有謙豫又為天地之位
 噬賁剝復之坤而相對
 噬賁之山火探剝復之坤而相對

長少二女與中男中女合力故相對
 長少不相射故相對

下經卦義相對圖

故相對又咸恒為長少男女既未濟為中男中女亦相對
女恒久之後繼之以遯大壯之主乾晉明夷之主坤與中孚小過



河圖贊

昔在庖犧繼天首作俯察仰觀洪荒開拓皇牖神靈馬河龜
洛欽則圖書肇成邱索敬玩河圖偶奇綿絡黑偶陰昏白奇
陽爻一三五七九陽分厝二四六八十陰層躐奇偶順推弟
昆諧樂偶奇配交夫妻和合五十有五羸虧昭灼變化成能
鬼神闢闔兩地參天五樞中握一二三四衍推從朔六七八
九乘五恒若五十之盈緣中起落陽日陰源陰為陽壑動靜
互根老少交託陽起北東南西愈煊陰始南西北東丕博五
氣吹噓四時斟酌生數樹基成圈環郭生統五成同方盍各
體立數全有常而噩太極虛宮兩儀啟幕四十數均陽開陰
割一九父衰三七男弱四六婦耄二八娃婢位數老穉分方

續文書屋集卷之三
駐脚八卦橫圖準依概畧一宅九連乾兌囊橐二室八隣離
震附著三戶七交巽坎酌酢四座六聯艮坤要約一乾八坤
排班列爵厥序天成豈人臆度乾七象天位尊上廓坤六擬
地承穹下恪八數離乘日烏東焯九點坎居雨珠西濩四正
當中四隅掛角澤浸東南二柔依泊東北一雷三竒噴薄風
烈南西四陰磅礴西北群山一陽峯粵是日圓圖八宮相錯
成列重爻復驚姤愕月窟天根包函冲漠惟羨有圖改羲之
殼木火水金爰開聖學矧此星圖匪言悉模天陽左旋地陰
右却中鎮晶毬外張鳥殼剖爲三環三才著倬對待山凝流
行泉淪半滴萬川千轅一護推策授時權銖量俞律呂支干
詩書禮樂萬物理數統歸秘鑰終夜以思鳶飛魚躍

洛書贊

惟書出洛并著庖犧聖人謨訓炳若星麗漢儒附會錫禹衍
箕我明其辯敬俟來茲辯見後玩書之點偶統於竒四竒居正

四偶厠維陽君陰相位別高卑五中不易乘五行推兩肩二
四抱九上齋雙足六八蹈一下岐中宮奠定左挾右持縱橫
十五正側咸宜一居九對二宅八資虛中分十巧匪夷思數
終於九參兩所爲兩三六出三三九携兩三一二陰八攸司
一三兩二陽七用施二陰夾九地氣仰隨六八環一天德低
垂五擔三七人極以基天樞屹立地柱斜楮同流上下乃作
君師三陽順轉東南左移二陰逆數西南右馳內空曰極外
繞成儀剛柔太少四象參差則爲八卦非假析離乾男戴九

倡婦統兒坤妻從一親地履庫日出東國三白吐曦月明西
極七數當時澤風附昊四二殊枝山雷出土六八守隍陰潛
陽見陽伏陰尸盈虛消息微妙難知天開聖智重卦象之圓
圖八八囊括靡遺周王改位震兌坎離木金火水俱準元龜
三同二異河洛分麾五行順布兩物一規圖言生序微著積
系書專入用穉盛參劑十常以正九變而奇歷因常啟井以
變翻緯經表裏殊轍同達矧茲九數聖制留貽錢圖貢法算
歷當期明堂作室軍陣揚旗并包精蘊細大無虧寧而衍範
用叙民彝仰鑽累歲聊比管窺
予少疑洪範非洛書後得林氏之說益信人有同心也洛
書只以聖人則以演易爲正

極儀象卦贊

混沌一元無聲無臭品彙本根生成苑囿動則陽行靜而陰
遵陽象奇先陰儀偶後由榦生枝偶奇交媾一上兩分陰陽
錯糅奇一加奇太陽馳驟偶而重偶老陰居守奇增以偶少
陰忽姤偶益以奇穉陽斯族四象倍生地載天覆白黑黑白
天文順繡黑白白黑地形逆鏤一三八六陰陽守舊二四七
五陽陰新貿三畫皆奇乾陽上就兩奇一偶兌陰下究奇偶
加奇離陰仍留奇偶而偶震陽奮筵偶奇而奇巽陰多又偶
奇而偶坎陽重複偶偶奇艮三偶坤厚高畫自卑左宮先右
一始八終燦如列宿天澤肇開火雷邂逅風水遇遭山地伺
候一八位分二七機透三六並行四五交吼八卦成列象形

在宥三復重三六爻布繇一上乘八八八結構八上八乘一
八輻輳易象三才兩三六穀六氣息消轉旋寓宙歲運一周
盈虛迭奏六畫天成寧同補湊焦贛既迂瞿塘亦陋朱義邵
圖炳於旦書原本非疎毫釐或謬正厥陽陰補其缺漏匪我
僭差師門秘授敬綴瑣言用資句讀

按乾兌離震爲天之四象坤艮坎巽爲地之四象一與八
二太相對也二與七二太相對也三與六二少相對也四
與五二少相對也而一與二七與八亦二太之相得三與
四五與六亦二少之相得陰陽配合不假人力舊說分太
陽太陰少陽少陰太柔太剛少柔少剛以震坎屬陰離巽
屬陽既非法象若以乾爲天天風姤者當之則益淺矣

伏羲卦圖贊

開天神聖圖書圓方方如后土圓肖穹蒼天地定位上下明
章水火相逮左右列張雷起山止附地而強風行澤入侍帝
以颺對待爲體交錯成行左陽乾震陰處其房右陰坤巽陽
入其堂縱橫反復錯必有常循環順算乾到震疆坤行坎巽
已往樹坊若其逆計震盡乾陽巽坎坤地來者尋芳數三始
一自微而彰聖言逆數學易之綱動散鉅潤止說君藏知來
奧旨豈易淺嘗藏其所動復脫坤囊君其所散姤起乾廓天
根月窟春滿宮墻經綸造化分自中央偶兮奇匹奇兮偶當
消兮長伏長兮消將寅申居限子午當王往過來續大道洋
洋渾淪開闢人物盛昌元會運世皇帝伯王春秋冬夏晦朔

稽古書屋集卷之三
弦望并包環裏其味深長方圖處內布置精詳元黃通泰天地易鄉氣機感應山澤反莊火水交濟離坎匆忙風雷噴薄震巽頡頏仍從中室逆遞外防四層剖劃何用不臧乾坤一八循序相償斜交反對周轉回翔銖分寸合匪人計量自然法象鑿破混茫無言之畫終日難忘

易之畫自下而上故以其三而二二而一者爲已往以其一而二二而三者爲方來易之象積微而著故以其三陰三陽之著而至於一陰一陽之微者爲已往以其一陰一陽之微而至於三陰三陽之著者爲方來自下而上逆也積微而著亦逆也逆數之則由雷之動風之散歷數乎雨潤日暵艮止兌說而終乎乾坤焉詳見本經

文王卦圖贊

羲圖觀畢文畫繼研東西南北位次殊圖乾坤中易水火位禪坎離交畫震兌地遷山陰上又衆母鋪筵風陽下土大父守邊巽緣兌反震以艮顛一顛一反四卦更屢春雷發蟄金石皆穿熏風拂地華實齊鮮輝烜夏火嘉美會闔歡騰秋澤品物有年惟冬坎潤枯槁回旋伊誰終始艮土用專曰男曰女仰命坤乾西南位地西北居天地天之起西北爲先東南後下西北高前尋山溯水象莫不然雷風山澤地德布宣是爲陰妣三女擁環作成用普位以義編日行北陸冬令初傳立冬小雪戌亥交躔天陽會日龍戰黃元嬪坎艮震各得一偏陽月天門名用宅權乾之大始美利不言北東方位一氣

往還三男從考不用用全尊之曰帝主宰幅幘孔宣奧旨簡
易在篇紫陽缺畧群說拘攣豈無條理而失真詮恭惟

盛世易學邃淵經文日炳傳解星懸鯁生草莽仰峻鑽堅中
夜敬書敢或忘愆

文王改易義圖尊陽之意也陽以其形象言謂之天以性
情言謂之乾以主宰言謂之帝以妙用言謂之神則帝也
神也卽乾也周易首乾於此可見諸儒謂播五行於四時
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次之火生土故坤次之土生金故
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生木故艮次
之亦有條理恭讀

御纂周易折中疑非文王之意且云金不足以盡乾兌無爲
金之義至哉言乎讀易者知所宗矣

洛書卽洪範辨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二者皆出於伏羲之
世而後人乃謂洛書錫禹洪範本於洛書愚竊疑之夫聖人
則之有言則以作易未云則以爲範也洪範云錫禹洪範九
疇未嘗云錫洛書也學者生秦火後何從於正經外斷洛書
卽洪範或曰其軼時時見於他說夫他說曷足信且夫洛書
理數之可以作易不可以爲範也明矣一與六合三與八合
五居中其位次猶圖也惟二七與四九易位其相合仍不異
以畫卦則老少生成錯綜有意移而作範一曰五行何以居
下二曰五事何以居右前三曰八政何以居左歷歷推之類

牽合不可通其文云初一曰某次二次三曰某以右前之二
次下之一因而次之皆無次焉白而奇者陽爲一三五七九
黑而偶者陰爲二四六八夫五行八政皇極稽疑福極何以
屬陽奇五事五紀三德庶徵何以屬陰偶河圖相配皆見精
義而書獨無之甚無謂矣且一二四數各五三數八五數一
六數三七數七八數五九數十一天爲之歟禹爲之歟天爲
之則有其數不具其數禹爲之宜則一爲一則二爲二而任
意多寡於配義奚取焉如謂但取九類之合則無往不可作
範又奚待天黑白其圈縱橫其數禹始能第之成九類也然
則洛書錫禹不足信洪範者禹功成受位所立治天下之大
法也其言天錫猶錫王勇智云爾不必龜負爲錫也其述鯀
亦舉相反者以立言猶言武必援文必舉紂耳因而附會之
謂爲治水之瑞是猶云春秋成而麟至也過矣夫學者窮理
宜尊經傳未可泥也今質之書文衷之易繫察之理數洪範
之卽洛書其然耶其不然耶至謂是說也出於漢孔安國劉
歆班固成於宋蔡氏父子則前儒之鑿妄者多矣九以爲圖
十以爲書紛紛者又豈可憑學者不信孔子易箕子本文顧
宗劉歆班固孔安國之說則是劉歆班固孔安國之說勝於
孔子易箕子文耶

卦變考

卦變之說一詳於啓蒙一見於本義啓蒙以六十四卦之變
爲三十二圖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得末卦者自終

而初自下而上六十四卦各變六十四卦合之凡四千九十六卦與焦氏易林相合而條理精密則非先儒所及所謂引伸觸類天下之能事已畢也至於一陰一陽之卦來自復姤二陰二陽之卦來自臨遯三陰三陽之卦來自泰否四陰四陽之卦來自大壯大過五陰五陽之卦來自夬剝本義所載非畫卦作易之本指後之儒者多疑之顧朱子嘗有言矣剛來柔進之類祇是卦成之後用意推說以此爲自彼而來非真先有彼而後有此也故如伏羲畫卦則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無往不可是則看易活潑無所拘泥朱子所以度越諸儒也學者明乎此可以得易之用可以考歷代傳註之得失

試舜辨

蔡注云云竊謂舜之德上聞於堯堯固已知其人矣但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極難豈能任一己之見忽舉匹夫而與之天子之位故必咨於四岳命之明明揚側陋及觀滿朝同聲舉舜而帝卽俞之且曰予聞又問其詳於是四岳詳言而帝以爲此固可以異位要不敢卽異以位且先試以司徒百揆諸官故曰我其試哉聖人之慎如此試卽明試之試舜典所謂詢事考言也繼又以師錫之詞曰有鰥因妻之以二女以觀其刑法何如非謂用人必先以女試之也蔡氏不知分析而卽以女於是二句爲試舜之意夫使堯平日未嘗一聞其人舉之者非師錫言之者非四岳岳之言未得其實堯

未必遽試以官卽試亦不必遽用以司徒諸顯官至於舜苟非有鰥堯亦不必定娶以二女矣如蔡氏之說將謂堯不能信其人姑以女妻之而嘗試之耶且師錫之言有鰥者不過承上文揚側陋而言耳以三十之年而猶未娶其側陋可知並非因帝女未降爲之媒妁也或曰堯心中旣有一舜而先欲以位與岳不幾於輕天下而姑爲是周旋者乎曰不然四岳爲諸侯之長此必非常人也苟無虞舜則位亦可異矣且觀其舉舜益可知堯之言初非周旋者周旋者私心也烏可與讀書

攝位辨

堯老舜攝孟子之言朱子之註明且盡矣說書經者猶以類帝禋宗爲以攝位告輯瑞班瑞則與天下正始是舜居攝踐祚而汲汲然收拾人心也竊意祭祀之禮堯典未有卽史記外紀所載黃炎諸制作難以明徵亦未聞如此者是明爲舜所翊起而非奉行故事且非受終後一時之事也朝覲狩岳古或有之至舜而益詳且善及夫封山川作象刑皆奉承帝意垂法萬世所謂成功文章雖堯之魏煥抑舜實多勞焉若封禪之說秦漢所以誣聖自便而史公習焉而不察者故並論之

以雅以南說

太史公謂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後儒因謂三百篇皆雅而二雅不獨爲雅其言甚誤朱子辨之

續文書屋集卷之三
詳矣夫二南房中之樂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禮盛者上攝故鄉歌雅詩禮輕者逮下故燕合鄉樂考之儀禮經傳鄉飲燕射皆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三代盛時自朝廷下逮閭巷自始教以逮有成所爲使之浸灌於君臣上下之義而鼓舞於誠正修齊之途道必由此故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也若大雅則惟君獨用之故天子享元侯金奏肆夏之三兩君相見工歌文王之三所謂升歌大雅合小雅爲諸侯相燕天子燕次國小國諸侯之樂升歌頌合大雅爲天子燕大國諸侯之樂者也笙間之篇則今亡矣鄭氏去古未遠禮學淵博此亦可徵故集傳云雅二雅也南二南也

又

詩集傳云雅二雅也南二南也考儀禮經傳鄉飲酒燕射之禮工歌鹿鳴四牡皇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嘉魚笙崇邱歌南山笙由儀遂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芣史記所謂關雎之亂也夫樂之始作天子用以燕享賓客耳後乃推而用之邦國用之鄉人貢士用之大學始教蓋先王之治雖燕飲和樂常使人曉然於君臣之義而惕然於修齊之原其爲意甚勤而其爲教甚深矣鄉歌雅樂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顧獨無歌大雅者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綿兩君相見之樂也鄭康成以爲諸侯相與

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則升歌頌而合大雅笙間之篇亾矣紉繹斯論不誠核而篤哉鼓鐘之以雅以南訓爲二雅者其殆謂此歟

讀春秋綱領

春秋綱領何在乎曰在孟子王迹章孟子言詩亡非但雅亡也王無修齊之化而風亡侯用郊禘之禮而頌亡朝會燕享受釐陳戒之典王不能實力舉行而使諸侯大夫得以歌之而雅亡故王者之迹熄猶云人亡政熄也王不王故侯僭王而魯僭禮楚僭號晉僭權晉之乘節已明言之惟郝楚望經說爲得其旨嗟乎束三傳於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安得解人如退之而與之讀孟子乎知讀孟子乃知讀春秋

考仲子之官論

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而知禮之所在敢爲非禮之禮以欺其祖而卑其父者爲患尤甚昔魯隱公攝位以待桓公之長桓乃怵於邪說肆行弑逆論者皆謂桓之罪不可宥而不知壞法亂紀隱實有以致之也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雖有所甚愛而欲并於夫人者生則衣服禮秩沒則葬送廟祀曾不得與夫人比蓋皆有所不敢也仲子惠公之妾爾孤子旣入惠廟仲子祭享無所隱乃別爲之立官成而祀之嗚呼其亦敢於蔑先王之制矣夫仲子之爲夫人先君其有命耶無命耶先君有命則亂也勿遵可也先君無命已乃逆探其邪意以成其爲夫人而別立一官而成而

祀之是彰先君之惡也先君欲以為夫人竟不敢以為夫人
已知廟之有夫人而別立廟以尊為夫人此愚所謂知禮之
所在而敢為非禮之禮以欺其祖而卑其父者也天下之患
莫大乎開其始我開之後且甚之成風之僭敬羸之禍夫非
隱實啓之哉魯秉周禮而至於名分倒置冠冕毀裂其所由
來者漸矣顧隱公則猶有說天子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
守也而王命宰咺宰咺承命而下則仲子隱何吝是區區者
是上下相與滅禮以成一仲子之夫人也周道其衰矣雖然
我夫子行周道者也春秋書曰考仲子之宮是奪其夫人也
故仲子之宮成而周禮亾仲子之名正而周禮存
此春秋特筆也暢快言之足配胡文定

禘祫考

禘祫之說千古聚訟竊考禘之為字從示從帝明為帝者之
祭也天子三年祭始祖之所自出已毀未毀之主皆升合食
於太廟五年而再殷祭其制始於有虞三代因之後又以為
天子諸侯夏祭之通名其不同者天子每歲祫禘諸侯一歲
禘禘一歲祫禘一也天子兼用白牡諸侯止用騂剛儀文器
數皆各有殊二也天子三年之禘及始祖所自出諸侯止及
其太祖不及自出三也故大傳謂不王不禘王制又以春禘
夏禘秋嘗冬烝為天子諸侯宗廟之祭祫之為字從示從合
明合祭為祫也詳考經傳未見以為祭名即祭法國語臚陳
禘郊宗祖諸法亦不及祫獨王制言祫禘祫嘗祫烝不以祫

為另一祭公羊於文公二年之大事以為大禘不知三年之禘祭謂之有事禘于武宮是也五年禘祭謂之大事大事躋僖是也如以禘為二祭則禘為大事豈禘反為小事耶故杜預於大事即以禘釋之孔穎達疏曰禘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於合羣祖謂之禘誠不易之論矣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始祖以下皆曰祖不必專以始祖配也配即合也不必取配偶之意也且其下文即云諸侯及其太祖亦明以禘禘為一祭但天子禘其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即謂不王不禘亦可矣至於時祭之禘經傳多禘嘗並舉祭統曰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於禘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出田邑發秋政

順陰義也曾子問亦載嘗禘郊社之祭尤莫明於中庸禘嘗之義舉夏禘以包春舉秋嘗以包冬蓋時禘之義大於三祭而三年五年之再禘尤大於時祭嘗之為義亦視烝為深遠故魯頌亦專舉秋而載嘗也且春秋閔公二年書夏五月吉禘於莊公僖公四年書秋八月禘於太廟即明堂位季夏六月之禘雜記七月之禘又可以見禘為時祭之証矣時禘之合禮者皆不書惟閔之先時而忘哀僖之用致夫人乃書三年之禘其合禮者不書惟昭之禘武宮乃書五年之禘其合禮者不書惟文之躋僖則書故詩序謂雍為禘太祖即四時之禘也長發為大禘即五年之禘也若謂魯禘非禮正以其非一牲一禘之舊且及其所自出兼用白牡耳寧謂禘名亦

僭乎由此觀之則鄭康成據禮緯謂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大禘小者非矣王肅張融孔晁輩謂禘小禘大趙伯循泥大傳以祖配之之文謂不合食羣廟者亦非矣

始予癸亥歲為禮記釐編至祭法篇博考諸家之說為禘禘考附注內攜以質於師友者三十年矣比官山左歷城尹萬君綿前以其曾祖充宗先生經學五書新刻見贈讀其學禮質疑內有禘禘一事數則喜予說往往與之合其他禮論及春秋隨筆亦然因以見人苟窮經固無慮弗同也獨憾予晚出不獲一見先生質諸經疑義又先生無易說予所著周易尊翼倘得見先生一商確其亦必有合也
壬辰夏日經峯書

置後解

凡置後之禮有五一日敬宗一日辨等一日別類一日正名一日議制何謂敬宗大宗子收聚族人而無後必以同宗後之而小宗之適子當家亦當收斂五服不得出後禮所謂取支子也若宗子為殤而死無父人之道則族人後大宗不後殤子但以兄弟之服服之故註云族人以其倫代之主其禮何為辨等凡喪父在父為主父為士子為大夫則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傳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是也無適子則以庶子無庶子則以族子皆得用大夫之禮若士之喪雖無主大夫不攝也惟攝宗子抑石梁王氏以父母為士不得主子為大夫之喪為齊東野語然則是禮也其果未善歟何

謂別類妻黨弗主夫之喪以族人主之無則前後家東西家無則里尹以此防民猶有莒人滅鄆見惡於春秋韓謚後賈見議於博士何謂正名庶不得易嫡如惠子之廢虎子不得奪孫如檀弓之譏仲子弟不得後兄如嬰齊之嗣歸父何謂議制爲人後者爲所後及本生父母服制稱號禮各有意不可紊也惟繼統繼嗣義亦有別故定陶濮議君子取其正與獻大禮君子原其心

原其心者原世宗之心也高郵夏醴谷極服此文猶謂末二句不是予考明史張璉等傳贊謂璉等獻夫議尊與獻帝其事未嘗不準情理毛澄等傳贊又謂楊廷和倡議舉朝同聲大抵本宋濮園議但英宗長育宮中名稱素定而世宗奉詔嗣位承武宗後事勢各殊諸臣不爲世宗熟計審處準情酌理以求至當爭之愈力失之愈速讀二贊可以斷斯獄矣上湘黃揆一好禮君子也亦以史論爲然

明綱目劄記

謹按得天下之辭以卽皇帝位爲正而世稱三代下惟明太祖足以匹漢高不書吳王卽皇帝位何考漢高卽位在誅秦滅項天下已定之後明祖自言元人入主中國朕之祖父與元人則固元臣也元都未定元帝未北而卽皇帝位亦遽矣故歲年並書而先元無統之例也次年大書洪武二年明正統也不曰稱皇帝自立爲皇帝者殊之於唐高祖宋太祖也書尊爲皇帝者從春秋衛人立晉綱目書項籍尊懷王爲

義帝之法也綱目凡例云凡建國人所立者曰某尊某為某注云項籍尊義帝之類

君稱體元相稱贊元故唐虞以元首股肱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執為一心明初設左右二相以徐李二人為之相何負於人主惟其慎而已矣自胡惟庸謀反而罷丞相是以秦人燔書而廢燧人之用也洎三楊入閣位在六部上中外赫然稱宰相宰相官何可廢哉

善長以帝比漢高策天下不足定薦諸將布欵誠守應天調兵餉立法革弊與蕭何比烈矣乃何幾不免於罪而善長遂不得其死甚矣功臣之難保也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古者天子聽

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設內宰以陰禮教宮嬪以婦職教九御又設九嬪掌婦學之法女史彤管紀功書過居有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行有珩璜琬璵之節威儀動作之度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窮窶而不淫其色故能宣陰化修內則而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後世輕禮弛防先色後德漢高帷簿不修孝文衽席無辨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終於大運陵夷神寶淪亡論者以為高帝既不釐婦制於前文帝又不編令甲於後詒謀不善故覆轍相尋也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三綱不正女戎迭興惟宋之家法善矣故高曹向孟賢后相繼然則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詎不信夫明太祖當戎馬倥傯之際汲

汲乎正家謹始命學士纂女誠防母后之預政杜嬪御之犯分俾子孫知所法守真得古人修齊遺意况馬皇后仁慈多智不私外家又與漢明德后一揆宜其奕葉遵守享國數百年少女主之患也

書奔賤之也祖宗之社稷不能死守而去之以是爲可賤况明師猶在通州而帝已奔上都元之守禦可知矣故上書明師克通州元帝奔上都下書八月徐達入元都言元之無備達等從容而入也書死之予節也命之監國力不能監而能死君子猶取焉故書監國書淮王而書死之以褒之元人復大都而達擣太原批亢擣虛此孫臏伐魏以救韓趙之兵法也書予之

存元也故元兵書侵書攻而不書寇我兵書擊書克至三年則書分道北伐矣五年則書征矣納哈出書寇而擴廓帖木兒書犯矣昔朱子病通鑑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綱目法孔子與朱子者也故書法若此

於是良臣降而復叛不書何畧之也良臣元人也不書元張良臣者良臣已降不成其爲元人也降而復拒守至煮人汁丸泥嚙之父子俱投井不遠之復也故書禽書斬而不書誅於此見綱目之恕

於是天下無無學之地無不學之人可謂盛矣然天子公卿不必躬行心得言行可師已失其本而教授學正教諭訓導之官未嘗選道明德立者以禮延聘不過歲貢之類充之而

已彼其於小學之法大學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術未必素習也六經語孟諸書但習誦其文以應制科未必明經也明經矣亦未必確守孔孟程朱家法也又爲師者多老耄昏憤不足厭諸生之心或師生經年不相會遇學多而師雜官冗而職曠至於書院社學聚黨游談先王學校之教愈盛而愈不明矣

書俎何失國之君也不書死何中原故主不以匈奴之死死之也春秋之法失地名不名何猶愈於晉懷愍宋徽欽之銜璧輿櫬也

晉士句伐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大其不伐喪以其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也漢時匈奴內亂單于爭立蕭望之尙以爲宜遣使弔問後果服其仁義稱臣入貢紫陽綱目有取焉今文忠聞元主卒兼程進兵幸人之災逐人之孤而執人之孫窮兵遠追待四夷亦過矣况故元主乎綱目直書之而義自見

劉基言爲宰相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得君子無適莫而此義之旨又精於知人而明於自知使太祖決意任之爲相事業必有可觀者乃不惟不相基且忽其言而相憲憲敗矣又相廣洋惟庸基且受譖而不免於死及惟庸敗反罷中書省戒嗣君勿議置丞相甚矣知人固難知言亦不易也書設糧長何譏何譏爾以民督糧有科派之患有裁移之弊有催督之擾有贍狗之情運輸有荒廢農業之憂召見有輕

擲名器之失洎兌運法行而此弊不革強者毒人弱者害已其政可知矣故譏之

聖王親親之道法天而不私盡制而不曲防不得此意則猜忌殘忍禁錮誅夷私也卽黃屋左纛之隆寵長枕大被之愛眷至縱恣犯法不問亦私也故今日書置護衛後遂有削護衛者矣

周禮凡天神人鬼地示之際大宗伯掌之而太祝等官各司其事誠重之也今使道士司天地社稷山川之香幣慢神祇崇邪教莫大於此

書廣洋罷者廣洋自宜罷也係之爲廣東叅政者惡而不盡其道也廣洋罷而惟庸獨相益專矣言外亦有病其專任小人以釀禍之意

於是以科舉所取多後生少年有文無實遂罷之而令有司察舉賢才首德行次文藝說誠當矣然其目曰聰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曰貢生爲途不亦雜乎苟且奔競之習不愈開乎世變風漓鄉舉里選之法決不可行行之徒使一般有錢不識字者彈冠上場耳至三年鄉會庸瑣猥鄙者固多而文武忠孝節義之士亦往往出焉誠使復古者小學大學之法遵朱子學校貢舉之議舉貢兩途人才何必不古若也

獨夫旣誅武庚復封小腆初滅微子啟字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先王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

之國惟恐其子孫之存爲已害也明太祖不從楊憲獻俘之言封侯賜第而復遣之北歸猶有先王之意焉此心不充至其末年以三事未了連兵沙漠則或蔽於私欲矣蓋其天質之美而無學以濟之正朱子所謂漢唐自漢唐三代自三代鐵中之金與金中之金固不同也嗚呼亦孰有如我列聖之待前代者哉

書屯田見先王容民畜衆之意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自兵民分而此法亡矣後世屯田之制猶差近之

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喪制皆有升降人情所安卽天理所在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蓋踵事增華後來居密從古作述之太凡本自如此

考之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闡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然不過審門間謹房室供掃除之役而已後世因之稍稍信任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洎乎漢唐委寄政柄定策國老天子門生淫蠹虐焰遂遷龜鼎歐公所謂宦者之害甚於女色非一端也洪武初政定內侍官制止備使令毋多人且曰馭之之道當使畏法勿令有功豈非痛監往事作法後來與今焉頓忘前言中官奉使夫朝廷非乏人也出使非弗稱職也奈何令刀鋸之餘充皇華之選哉是以建文末造詔誅中官奉使之侵暴

者伊等遂漏言燕軍淪陷京師成祖德之益委任焉於是
出使典兵者矣有分鎮刺事者矣有置東廠以內豎掌者矣
至於王振劉瑾江彬魏忠賢之徒兇狠益熾手握王爵口含
天憲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風雷視漢五侯十常侍唐宦者之
亂更有加焉遂使忠良放廢君子道消黨錮白馬清流之禍
慘毒更甚人怨神怒土崩瓦解不可復回嗚呼祖宗立法卽
盡善盡美猶恐後嗣弗克遵守况勦業之時已開弊竇乎然
則明室宦者之禍甚於成祖實肇於太祖故綱目於此特謹
書之以志其由來者漸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明代
於此亦弗之慎矣

前書罷中書省此書置四輔官帝亦知密勿論思不可無宰
相矣乃當時羣臣才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導揚君德
徵聘大賢以稱此職遂使協贊政事均調四時之任以王本
諸人當之及本等罷誅而其官遂廢惜哉

明王之教子弟必爲之慎選正儒爲師保疑丞之官使其前
後左右罔非善士聞善言見善行雖欲無善不可得也漢武
帝不明此義爲太子立博望苑通賓客賓客多以他端進者
遂致巫蠱之禍今明祖分封旣侈又不爲之擇良師友反使
無父無君之異端入侍諸王是教之不以其道也能無道行
輩釀成靖難之兵乎特書於冊深譏之

文正書院教規

風塵荏苒慚學圃之荒蕪世路驅馳愧心田之茅塞恭承聘

幣謬玷臯比側聽遺規用箴鼓篋惟後文而先行必茹古以
涵今講習討論腐儒祇一知半解操存省察前聖已萬語千
言今將所有教規開列於左

一節錄朱子白鹿洞書院教規揭示於座右與學者同觀省
一節錄程董學則與學者同觀省

一錄朱子訓長子受之及魏應仲語以明居處執事待人讀
書之法

一早起讀制義一篇歸唐尚矣但不便於初學今選隆萬天
崇及近時大家文為準兼採時賢名作以學花樣

一飯後讀四書註須字字玩味識朱子秤停之妙兼看或問
小註及時賢講書如精言滙
參之類臨多寶塔各名帖三百字

一學貴窮經學者隨其所習俱以各經綱領為宗專門則固
陋泛涉則鮮當

一朱子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四子
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二書尤須玩味體貼

一時文必本於古文然浮夸無用之詞不讀可也不佞有正
學類編得經義治事為學為文之全所當服習

一先正課程每日四書五經性理通鑑綱目各有起止此在
性敏者學之

一作文除正課外月課四次不得間斷
琉球官學教規

昔在先民教規有謹訓於蒙士養正維嚴諸生籍隸海南心

殷天北溟除蠻習嚮往華風緣國典以陳言邀
皇恩而入學儒途遠大經義淵深問學宜勤率由匪易其各
仰遵前軌恪聽師言有物有恒毋蕩閑而踰檢自卑自邇冀
行遠而登高今將學中規條開列於後

一錄真西山教子規有學禮學坐學行學立學言學揖學誦
學書凡八條最爲切於初學

一錄朱子白鹿洞教條及程董二先生學則以爲徹上徹下
終身可行之訓

一錄朱子小學題詞及敬齋箴求放心齋箴以爲由小學入
大學切要之方

一錄朱子學古齋銘使知爲己爲人之分眇綿不察胡越同
歸絕今不爲惟古是學

一錄朱子讀經及與長子受之諸訓以爲讀書待人接物處
事之法

一錄呂介孺四譯館訓士三箴有言行總箴有言箴有行箴
於遠國入學之士尤爲切近

一每月朔望蚤起沐浴正衣冠候大司成司業拜廟後隨班
拜廟三跪九叩首次拜後殿三跪九叩首次謁文公祠一跪

三叩首已隨詣彝倫堂上打三躬退詣講堂打三躬
一未領衣冠時服本國冠服已領之後卽服所

賜冠服若隨班朝賀仍各服其服
一每日蚤起沐浴正衣冠詣講堂聽講小學數條小學完講

近思錄飯後講經數條臨帖燈下講四六古文各一篇詩一
 首次日背誦或於所講不通語言不曉意義即再三問明
 一聽講之後各歸本位肄習出入必恭敬行步必端莊不得
 笑語喧譁所帶僣從各自約束不得恣其戲遊聽其傲慢有
 乖禮法或式即首必拜三讀此則首必拜
 一逢三日作詩一首不拘古律逢八日作四六一篇或論序
 等類一篇

答琉球官生梁允治鄭孝德蔡世昌金型問摘琉球入學見聞錄

內四則

問學生之學以何者為先臣以為學莫先於定趨向故即其
 所明者而告之曰邦畿為萬國攸止之區故中山僻處海南
 萬有餘里而北拱神京必自姑米開洋柁更沙漏經颶翻颶
 吼之險晝夜一針或兼旬或十數日始收帆乎榕城已而由
 瓊河過錢塘越金陵歷山左水陸之程四三月方抵畿輔入
 廣寧門止四譯館乃欣觀

天子聖德神功仰觀宮闕之壯城池苑囿之大人物衣冠禮
 儀之盛親賢士大夫之光耀然後歎為天下之大觀而私心
 自慰曰向之所志者今乃得止於斯也維諸生之於學也亦
 然夫道之在天下雖有明晦絕續之不同而道外無人人外
 無道極乎天覆地載之遙苟有血氣無不同此心而同此理
 又况琉球近屬牛女星紀之次與揚州吳越同一分野哉我
 皇上以堯舜之君兼孔孟之師肫諭太學士子務以聖賢為

志不溺於俗學異學與夫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而聲教暨訖一視同仁弗忍窮徼絕島一處一人之晦盲否寒特允諸生遵例入學深恩厚澤視前代之所以待乎新羅百濟子弟者不啻什伯諸生恭承天詔負笈來學學固在於先立其志也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故大學之道端重知止煌煌

聖諭司成司業諸師長之宣揚之者提命諄切六館數百人無不遵也諸生豈能自外且夫學者之病大半在於以取利祿爲急務今諸生世祿世官富貴本所自有奔競之習得喪之念既不庸縈於懷來其於學也甚易誠能篤志於正學先取小學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內外之篇講習而服行之得其

培根達支之教有以收其放心而養其德性然後取近思錄一書而誦讀之而踐體之凡夫求端用力修己治人辨異端觀聖賢之道皆能見其梗槩由是可以進究乎四子六經而求聖賢之大全蓋修身大法備於小學義理精微詳於近思錄近思錄者四子之階梯四子者六經之階梯也仰模範之甚近念教規之至詳竊不自知其庸陋而願與諸生共勉之

右端趨向

問下國習尙各有所宜祈俯而教之何如曰夫人函五常之性乘五土之氣故其材不一而其習各殊幽燕之沉勁吳楚之剽疾固於墟也唐魏之勤儉鄭衛之淫恣染於俗也古之聖人明於此莫不以變習尙爲先務故直寬剛簡化以詩樂

沉潛高明歸於正直而南北強勇必進之君子以和其血氣
心知而約之於仁義中正故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性明七教
以興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同風俗方今

堯文炳煥萬國同書象寄狄鞮靡不一其心志而新其見聞
蓋聲教之漸被暨訖涵煦於百數十年之深者不問海內外
無大小咸風移而俗易也諸生萬里來學固將以去故而卽
新也何習尙之狃焉且夫古之所謂豪傑必有轉風氣而不
爲風氣轉之心昔在勾吳不齒上國而言氏北來獨傳禮教
遂使南方之學得其精華江左風流於斯爲盛亦越陳良荆
蠻所產而北學中國丕變頽風其流至於濂溪生長衡疑不
由師傳默契道體肇開伊洛淵源若夫洛陽舊俗理學無聞

而二程繼起獨肩斯文及乎龜山還里稱曰道南數傳而徽
國篤生大成用集到今八閩問學猶傳正派安溪漳浦遺徽
堪仰他如文翁好學而川蜀崇文趙德爲師而潮陽知學一
國之風一方之俗莫不變於一人而傳於千載故習尙非一
成也其所以漸之者然也且卽琉球論之隋唐以前不通中
土史書所載薦紳難言近自明初入貢漸染華風繼之以國
主好文遣子入學又繼之以三十六姓之往鐸而士知禮義
然猶未曠然一變其俗也自金大夫請祀先聖程大夫請興
學校蔡法司傑然篤志正學而國王尊之國人信之諸生亦
因以知有宋明及近代儒先講學之書視從前之習尙不啻
秦越人之不可共語此豈有異故哉理義同然而導之者善

也顧有書而不讀猶書肆也讀之而不得其趣猶買櫝而還珠也故欲求其新先去其故欲新一國之人先新一己之心而新乎人非一時一世之事新乎己非一朝一夕之功蓋變習尚者非强有力弗能也而力因乎識識因乎學學之道非可兩是而並存之也誠能屏除舊見靜坐終日使此方寸之中凝然湛然如山斯靜如泉斯清而後徐徐以正書植之以新義灌之篤信力踐弗怠數年勿揀擇難事泛問如定夫勿一日三次點檢如和叔將優游漸漬忽不覺其學識之大異於從前而權度在心雖賁育弗之奪也有力如此於以歸國而移易習尚弗難矣昔康崑崙自服其琵琶之術世莫已敵及遇段師善本而斥其邪雜語之以十年不近樂器忘其本領而後可與學入神之曲故蒙今亦願諸生之忘其本領也

右變習尚

問古今之書充棟汗牛學生輩苦不能多讀何如曰夫讀書有要非必徧觀而盡識也不得其要則雖識如安世覽若正平祇以誇多而鬪靡苟得其要則雖難熟如于嵩善忘若陳烈亦可漸漬而有得慨自秦火方炎簡編爲燼漢至孝惠始除挾書之律孝文以後書出屋壁詩始萌芽至於建元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此雅彼頌相合成編泊魯共壞宅古文初見有逸禮三十九書十六篇及春秋左氏猶復共相排擯杜塞不學故西漢諸儒自匡衡劉向揚雄而外皆罷老專究一藝學詩者不知

書學書者不知易學易者不知春秋雖其專已守殘見譏子
駿而余竊觀其行事讀其文章類皆稟經斷獄酌雅修詞由
漢以來書籍日富五車四庫詳志藝文及乎後唐明宗初令
印賣九經得書甚易藏書甚多而士或束閣不觀游談無根
卽曰擁書萬卷不假南面百城而其人之言行亦或往往不
及乎古誠有如蘓文忠之所謂者此其故何哉不知讀之之
法而多反爲累也夫專務博記非聖賢之所貴也昔者上蔡
謝子舉史成誦明道以爲玩物喪志謝子面赤耳熱汗流浹
背明道又以爲此卽惻隱之心然謝子猶未心服也一日見
明道看史亦復逐字逐句無所遺漏然後恍然有悟以爲爲
已爲人之別自後遂將此事接引博學之士卽朱子之論格

物雖有一書不讀便闕一書理道之言而究以窮天理明人
倫講聖言通世故爲先務故誦詩而昧乎從政雖三百亦徒
多窮論語而明於爲治卽半部不爲少且夫讀書而精於別
擇者其書亦本不多也韓昌黎自序所以用功惟在辨古書
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若白黑之分故其生平
於禮樂名物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聞而不求而要
必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誠辨乎僞也辨乎僞則不但
百家小說之爲僞也卽歷代名儒之集亦多僞焉不但非聖
賢之書之爲僞也卽四子六經之箋註亦多僞焉不但異學
雜學所傳之爲僞也卽如二程語錄游楊侯尹之所記亦各
純駁參半且雖朱子之書而語類或問文集與大注所定前

後殊解彼此異說後之人且復倒顛歲月以爲晚年定論是極正之書亦或有萬一之僞也若夫詩文一途其僞者常十之七其正者常十之三而中郎枕秘惟有論衡明允篋中專批孟子廬陵半生酷摹韓文考亭末歲愛誦杜詩古之人莫不博觀而約取明辨而篤志故曰專精之至神奇自生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僚之於九秋之於奕皆終身不厭而無暇外慕然後造其堂齊其馘也君子多乎哉請以爲諸生規

右辨正僞

問書之正僞旣聞命矣其讀之也當奈何曰凡讀書有本原有次序有綱領有要法何謂本原朱子曰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在於居敬而持志蓋心之虛靈神明不測一有不存則視聽貌言不能自檢未有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安能反復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故曰心要在腔子裏心存則終日儼然不爲物欲所侵讀書窮理夫安往而不通也何謂次序大學者羣經之總會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其學之也宜最先次論語二十篇爲聖師言行之要次孟子七篇皆王道仁義之談學之則有以識乎操存涵養之實與夫體驗擴充之端且知某章某句之爲格致誠正某章某句之爲修齊治平凡大學所總言者二書皆分見之而有以信其確不可易至於中庸則聖門傳授之心法也上達之意多下學之意

少必大學論孟之既通然後可以讀之而見其爲實學故不先之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蘊奧而極中庸之歸趣若不會其極於中庸則亦無以窮神知化而立天下之大本經綸天下之大經凡此皆朱子師弟之言而後人所當服行者也四書卒業乃讀五經五經如五常詩屬仁禮屬禮書屬智春秋屬義易屬信而貫乎四德夫五行首木四時首春於人則性情之勃發而不能自己如春如木故詩之爲教常使人諷誦焉而惻然悚然有以動其自具之天良於仁之功居多而爲學人所宜先三千三百無不切於日用橫渠教人莫急於此書者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學焉而盡其蘊則可以明理可以處事

由是而習春秋乃得見聖心裁制之義故曰諸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諸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至於易爲五經之源仁義禮智皆統兼焉故曰乾元亨利貞其讀之也必並乎諸經其通之也倍後乎諸經通經者又必通史二十二史浩繁難記涑水之通鑑紫陽之綱目先正課程皆計日而兼讀之力有不能毋寧舍馬而從朱若夫讀書之綱領頒發諸書各卷首詳言之矣要在博考乎諸儒折衷於考亭卽考亭之說四書如語類或問文集小注爲說不一又必以大注之說爲定但大注未易言也朱子嘗云某字字如秤停又云不用聖賢許多工夫看聖賢的不出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的不出姑舉一二條言之如同一仁字或云愛

之理心之德或云心之德愛之理或云當理而無私心或云無私心而當於理或云人心或云本心之德或云心之全德移步換形不可執一又所引之說皆經更定虛字語助各有妙義今試取程張范謝游楊侯尹本書與之校對始見其增減改換文理密察直如神禹之鑄鼎周公之定禮沉潛反復久之有得然後可以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易之書經乎四聖而斷以夫子之易卽文周之易文周之易卽伏羲之易言易之書約有百家而總以十翼爲主以費直合傳解經爲有功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是易爲人事切要之書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易爲言性與天道之書也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

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是聖人之用易其道有四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君子之學易其法有四也初爲本上爲末中四爻爲雜物撰德要之觀其彖辭則思已過半是學者之解易其大指惟一致也不可離象數不可厭事理不可專說卜筮一卦一爻之詞不可分某句爲象某句爲占讀卦辭不可於彖傳之外生一解讀爻詞不可於爻傳之外添一義由是以考河洛先後天之圖莫不皆然則中有主而不惑於聚訟矣讀堯典便須知堯之爲君之所以大其則乎天而民無能名者如何其巍乎成功而煥乎文章者如何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者如何舜自受終以後其所以制制者如何

舊人但知言以攝位告攝位二字亦非是

卽位以後其所

以無爲者如何又若讀堯典便須知天文讀禹貢便須察地理舉一反三是在善讀者讀詩亦然如誦關雎便須真見其哀樂真見其不淫不傷然後可與說詩春秋傳爲按經爲斷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大抵無隱語無凡例不以日月爲褒貶不以官爵名氏爲貴賤未嘗許五霸未嘗貴盟會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越但以孟子王迹章爲主以晉楚魯爲三僭國不主諸儒先入之言平心觀理而聖人之情漸可意逆朱子所謂據事直書其義自見也古禮之亡久矣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婚等篇乃其義疏朱子以儀禮爲經取禮記及諸書之言禮者附於本經之下名曰儀禮經傳通

解喪祭二禮勉齋續之洵禮學第一書也然學者仍以難讀置之竊謂禮記雖傳先聖遺言亦多附會之疵其篇第失次每篇之中又錯雜不倫間倣朱子之法用王氏以言冠者入冠義言昏者入昏義之說別爲凡例篇以義序文以類從注則兼取漢唐宋元明之說務從簡要仍以曲禮爲第一由小學而大學故少儀射義投壺學記文王世子大學中庸經解坊記表記儒行次之二十以後冠昏而有家室故冠義玉藻深衣昏義哀公問次之內則大傳又次之家禮莫重於冠昏喪祭故喪大記問喪間傳小記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奔喪曾子問雜記檀弓次之祭法郊特牲祭統祭義又次之由是而言王朝邦國之禮則以王制緇衣月令明堂位燕義聘義

鄉飲酒義次之然後終之以禮器禮運燕居閒居樂記統論禮樂之大凡而各篇之中又各有次序條理如珠聯而繩貫周禮儀禮亦倣此爲經傳撮要禮之綱領其庶幾乎至於讀之之法以二書言通一書然後及一書以一書言通一篇然後及一篇字求其訓句索其解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明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先以熟讀使其言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若出於吾之心又必以心體之以身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凡儒先之所以教人者千言萬語大指實不外此謹約記其所聞者以爲諸生勗焉

右嚴課程

行文淺語

行文理法先民言之詳矣學中文弊當路針之切矣自愧疎淺於文實無所得焉能言文顧嘗聞先師言文貴識其遠大而不遺於細密遠大者究宋儒之真理行古文之真氣熟悉乎正嘉以來正變之體製濃奇平淡衷於一是不必趨風氣而舍我所長就彼所短細密者有一定之死法有無方之活法初學且依死法成才須叅活法今特約舉數條發明諸家未盡之意大抵大題易做小題難精大題言盡勢足雖精微難求而體貌易設小題變動不居半句隻字稍有增損卽全理爲之改易不容抄寫湊成方今鄉會兩場尚專以小題取士何況小考所宜深究勿容忽視

一犯下之病虛題尤多虛題須看虛在何處虛在上較急急則不容停筆故當以虛養之於前虛在下較寬寬則尚有餘情故當以虛宕之於後要之一入手卽出題面更無餘地不失之窘卽失之露宜先用虛翻起勢後乃逐字鈎畫使下意躍然欲出却又一筆攔住隆萬以前善用順逼隆萬以後始作反激順逼難爲反激易學如題有雖字者雖字之前意曲雖字之後語直若於雖字後順呼下文則逼迫而勢反不靈於雖字前逆入下意則寬展而下神躍如又須看其虛是一層是二三層如雖疏食菜羹與雖車馬面目雖同而車馬要重看疏食要輕看以雖車馬雖字虛二層雖疏食雖字虛一層也若虛冒下文其解在下者不可注疏又不可別生支節只有映帶假借旁觀之法極意掀動下文却句句是渾冒且雖極虛冒題必有正文但於本題虛字實字一一洗刷則不至犯下而下文可接矣至於題之先有次節而後說此節先有下句而後說此句者必取次節入本節之前取下句入本句之前恰好收住本節本句使全神躍如却又不犯次節下句其筆妙只在咽縮咽縮不窮只在轉換得靈快如子爲恭也是倒句題須處處先有仲尼不賢意後說子爲恭却仍還他倒句未嘗掉轉一句方妙至於連上之病截上題尤多跟上文最忌粘聯上文每處用本題字起論便是截上法又脫不得上文須有埋藏之妙如而慎於言不從上句做下則無而字若直從上做下又連上矣先於慎於數字翻撲一跌出

而字便割清本句則連而仍脫偏全題或上偏下全或上全下偏或一句中偏全俱見寫偏處須有全理却是偏位必扼偏句爲要以帶全理寫全處須見偏位却是全理必以全理爲主而寓偏處一句中之偏全者若如之何者而非邦也者等題上數字偏下者字全截上安見與不曰總頭或用反面起而抱轉上文則旣截而復連或直起而反借上作波以安見不曰之反面爲正則旣連而復截上數字之偏下者字之全皆得矣又如吾未見好德未有府庫財等題必意中先有如好色非其財未見未有二字便突兀而來筆下纔寫未有未見好德府庫財便虛攔而住意已圓而詞未足方有吞吐之妙且未見未有二字只好借映不得呆疏以題中尚無未

見未有全意也又必語氣緊與下者也相接方爲妙筆引証半句題如此謂國不以利爲利此謂修身等題其此謂直貫下方止題却只得半面但重做不以字而以義意自動折做修身二字而在正意自現下文之神躍如而仍不奪則此謂全而半若單從此謂兩字呼動便走拙路矣半句題須從容展布不突不縮要將本題數字字字拆碎則有寬展之勢拆碎而又總攝入貫下之字則有縮咽之法若上句爲找足語下句爲縮脚語之題全在不相類語氣安頓過渡無跡而前面鈎下仍不失找足神理後面縮上仍虛還縮脚口氣又題有一樣句法而語氣則別者如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上句從修前說來修字須下得著力下句跟上之著力者

以繳上且割截題之前鈎中折後繳與搭題之前弔中渡後挽人誰不知而往往失之者知法而不知法之用也鈎下弔下總不可離却上文另生議論又不可連上生議以爲鈎弔如有矣夫秀而不實者題起講後清承苗而不秀者句卽宜跌出有字鈎下實字又須文意只是做有矣夫三字不是下句反面方得乃有不承上文尚著力反苗而不秀與弔下而實爲下文反面者皆大謬者也折下渡下處不在折時渡時用意還在還清上句中手寫本句神注下文句句串帶句句安頓或反或正或順或逆隨勢便走更不另起爐竈此所謂提挽爲易過文爲難過文多不如少有不如無也若下文有數句題渡下必帶上文竟渡止處出下文若一句挨說去則非矣至挽處繳處諸說已詳無庸贅也總之凡文之妙不可有閑話搭題之妙尤不可有閑話凡題躲懶牽扯便是閑話搭題呆做一句便是閑話如上句有現文寫兩股下句有現文寫兩股最不可蓋搭題全在字面意理之串插映帶回顧處生情但做上句便有下句而實是上句本位却非奪下做下句便有上句而實是下句本位並非纏上做中間便有上下而實是中間本位亦不混上下乃所謂瞭如而繹如者搭題又有前面要截下却近纏上者如題從冉伯牛仲弓起搭到孝哉閔子騫弔下閔子騫勢必連上閔子騫但提悅道純孝而不提顏閔則無此病矣又有後面要挽上却犯下者如前課冉有問聞斯行至有父兄在是也其法則卷中已詳示之

矣要之凡題只在認真起止而割搭尤甚如長搭尤在以兩頭運中間堆垛趁勢疾捲以安賓主詳略之位又滌洄頓跌以出過渡環抱之巧推類以盡其餘是在心靈手敏者

一平頭合脚之病第二句不得與第一句同字同聲同意中股不得與起講提比同意同聲同字通篇莫不皆然如提比起頭六字七字句中比須換四字五字句中比用雄調其後比起處須悠揚些被用矣字煞承必換字起講又必換字推之於後莫不皆然古人論詩平頭之病如一聯用日月天地第二聯又是風雲雷雨則字意平八句起字皆平聲則音平若合脚之病如第一聯六七字聯連讀二聯亦然則合脚必須五六字連讀方可或虛實死活參用總非一樣句法觀金正希康子曰夫如是文前二比起曰衛之祖宗衛之臣子後四比又曰衛之先衛之後衛之忠直衛之權倖先民猶譏其失檢况其下此者乎昌黎云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愚謂求盛氣者當於短長高下辨之或連湊短句則迫促或連拖長句則冗漫或當長而短當短而長則滯塞不活其有連用短句句句變換廉悍雋傑如子如古調如四言韻語不在此論然時文如此者亦爲變調不數見不必法也聲之高下則在字之清濁洪纖上辨取或一句皆洪濁之字則過高皆輕細之字則過下至於對偶句每股住處不用虛字者尤當調其平仄使聲韻鏗鏘合乎自然之音響節族則歐公所云增字減字換字之法豈可不講然股法句法字法猶

第二層也第一全在篇法一題入手必先相題布置由虛而實由淺而深比比立意相生相因相足使通篇如一股一股如一句而後不可移於前對不可移於出方不受陳大士八股只是一股纔看出比卽無用看對比之譏則卽有疵類場中必不吹求

一行文務去陳言不切者陳言也細看朱子集註解一仁字或曰愛之理心之德或曰心之德愛之理或曰本心之德或曰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或曰當理而無私心或曰無私心而當於理解一禮字或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或曰節文或曰制度品節皆各有精義不苟爲雷同故行文如化工化工隨物而賦形又如山岳移步換形不可因其相類彼此抄套至用經傳用史書用子集尤當確核往往見用古被斥者輒曰彼不曉根據不知用之不切雖經傳何益卽切矣或爲習見語亦不可用如四書語豈可亘用入文詩家所謂熟故事要生用也諸子百家多謬於聖人用之多受塗斥卽其理不甚謬而字句怪僻者亦不可用用之須變換方可詩家所謂生故事要熟用也又或出用成語對亦必用成語無之則寧割愛不可杜撰欺人人不可欺徒自欺耳且學古者惟其意不惟其迹故求義理於經傳求議論於史乘求筆氣筆法於子集神而明之變而通之方爲解人何得拈據字句誇多鬪靡也又有抄寫前人之文攙以己語使其文理不接續血脈不貫通帶累名筆亦受抹斥以布補緞緞必減色况所

取非緞所補非布乎乃見塗改反譏閱者目盲豈虛心學文者夫時文代聖賢說話非同詩賦之汎摹情景策論之各有習套故不可以門外人說門內話卽依倣門內話頭而聖人之言不同大賢大賢之言不同衆賢聖與聖賢與賢一聖賢之身又各有時地不同不各按其理肖其口角尤不可也史記千古奇文亦只一切字盡之今讀其書忽爲帝王語忽爲聖賢語忽爲奸雄滑稽語百世下如領其罄欬而睹其面目行文何獨不然不然則爲鬪文爲湊文爲套文非作文矣

一作文但求其是不必急投時好時好屢變者也理法不變者也出門抱行卷自以爲逢時入城市又聞不爾諺云湖廣纔學像江南又改樣徒業徒勞君子傷之故守其不變以聽

其變歷觀小試前院與後院不同縣與府府與院不同院中闔卷非一手又各不同安得人人而投合之顧理法則無不同也苟合理法平奇濃淡皆可獲雋但平而不鄰於俗奇而不病於詭濃而不失於痴肥淡而不入於淺率方可入彀耳此以上皆特爲學中救藥也引伸觸類以求之則在善學者

西銘或問

或問西銘理一分殊之說可得而言其詳乎余應之曰盈天地間皆氣也天地之氣從父母身上透過來故在空中者此氣在人物者亦此氣但空中爲公共之氣人物爲各得之氣如魚之在水裏外只是一水如胎之在腹裏外只是一氣但其爲公爲私則固小有不同理乃無形無影寄乎氣之中而

氣載以行者也以其爲公共之氣理故曰天地生人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以其從父母身上過來而爲各得之氣理故爲父母之子而使之一本知此則於西銘所論理一而分殊者昭然若發蒙矣但因是而細分之則有橫說直說無適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陰陽循環層層生出人物有萬變不齊之數如磨之運轉層層散出者有粗有細不必一致故生我者父母同氣者昆弟同類而貴者民異類而賤者物長我者老也少我者幼也臨人物者君相也絕乎人物者聖賢也而君之與相聖之與賢又不可一視極之窮民之無告者同處寰宇若是其參差不齊也烏從而齊之且夫悖德不才固不得與踐形惟肖者比而樂天者之窮神知化畏天者之匪懈無忝其安勉亦自不同由是常則盡全受全歸廣育英才之道變則有幹蠱格親順令無違之行富貴貧賤則當勵樂行憂違之修生死存亡則當知原始反終之說直而推之何莫非分之殊而一原其體性所自則雖親疎貴賤長幼賢愚順逆壽夭之不齊要皆本之天地而未嘗不相合也又安得不謂之理一哉是以聖王之治天下也爲之父坐子立以嚴其禮爲之兄先弟後以明其分民則仁之而遂生復性之各得物則愛之而食時用禮之有制君立於上臣拜於下而體統正矣老者帛肉少者飽煖而民志定矣聖者吾師賢者吾友而等殺昭矣若夫惇獨鰥寡則發政施仁必先於此而究未嘗撫背問寒與吾父子兄弟爲一而混然無所別也

有能全天理不愧仁孝者必崇之俾其可法而可傳有不全
天理失夫仁孝者必抑之俾其革面而革心處常者使守天
地之經而無所踰處變者使知綱常之正而不可易處順境
者使其有節而不至縱欲而滅禮處逆境者使其安分而不
至疾貧而生亂井田學校所以樂其生而使之順慎終追遠
所以哀其死而使之寧豈故爲加損於其間哉蓋參差不平
乃得其平總無非因其共受天地之氣理而隨分修補則雖
子有不同皆可謂天地之子也故合天地萬物而一視者仁
也而其中差等之不齊則義也有義而制度以生則禮也其
知此而不敢無所異同則智也一仁之中而卽有義禮智三
者則理一而分未嘗不殊固不同墨氏之兼愛矣合義禮智

三者而共成夫一仁則分殊而理未始不一又豈等楊氏之
爲我哉故程子曰西銘言仁之體而其答龜山書則又合仁
義言之以爲明理一而分殊蓋卽修道之仁孝弟爲爲仁之
本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先聖後聖以道揆之而無不一
也其旨深矣若乃橫截而觀之則一句之中亦有一理一而
分殊焉乾坤父母矣然稱父稱母則固有父母之道而非卽
父母也民物胞與矣然曰民曰物則固有胞與之義而非果
胞與也大君大臣者天下之宗子家相宗子家相者一家之
所尊也高年孤弱者天下之長幼其長其幼者吾身之所親
也一家之子之合德於父母兄弟之秀出於等夷者常易而
聖則五百年而一出賢則曠代而一生吾兄弟之無告者吾

書崔撫軍嶗遊草後

齊記云泰山高不如東海嶗嶗有大小二山峯巖洞口名勝最多以僻在海隅遊人罕到吟咏不概見乾隆丙戌孟夏月大中丞崔公閱兵東郡駐節茲山策杖探奇得詩十首以示某等真覺巨人玉女獅子鳳凰瀕洞簸盪於滄溟萬里之中爲千古山靈特開生面嘗考闕宮頌詩有遂荒大東至於海邦諸語竊謂嶗山正值其地爾時大東海邦非魯封內魯侯亦未戾止猶鋪張揚厲以爲魯侯之功脫令周史臣克載記今事更當奚若也王臨川云魯頌之詞侈德不足故也因讀是詩並論及之

書富撫軍壽詩後

粵稽古大臣爲天子股肱心膂一時詩人美其所由生則菴崧高烝民諸雅祝之以純嘏則有七月南山諸吟蓋保乂王家必由天壽平格故所以願其無疆稱其作朋者亦比之岡陵焉若大中丞大人以元勳世臣傳四聖之易學追三百之詩篇屢奉簡書出使東西殊域萬里之外歷官粵楚秦晉監司數十年積勲勞甚盛

天子嘉公丕績特命總制東邦不期年齊魯大治其高深者下吏某無能名也其見於設施若觀兵築城治河拯溺勸農造士傲有位惠羣下其敷治甚速而感人甚神豐功偉烈足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蓋駸駸乎幾於一變之盛矣茲際覽揆令辰大夫庶士邦國萬民莫不奉春酒祝純祺作爲律詩

抒微忱雖不足形容萬一而懽忻稱祝蓋猶竊附於詩人之義云

書長白鄂文忠公宿膠沙觀示道者詩後

朝發寒亭雪暮渡膠萊冰石橋覆千尺貝闕高層層鐘磬度冷韻殘照杳無憑暫從寄包子何異行脚僧中有老羽士相見最懵騰不問以大葯不問以飛昇偶問嶗山勝答言幾度曾或窈窕而入或凌虛而憑海天寄襟裏雲鶴不須乘我聞竟如是欲去且未能凍雀夢枯樹荒雞啼殘燈相期碧桃放春莫好同登此乾隆辛未仲冬五日文忠公撫東時行部題詩也猶憶丁丑之歲余寓良鄉縣縣令李君麓堂語余云有武弁自軍營來言阿睦爾撒納之初叛也其同官有欲避去者公時爲叅贊大臣勉以忠義其人乃止已而賊兵相逼其人復遁公馳健馬追及之泣勸曰君悞矣我與君世受國恩義當死死猶可邀恩君今逃逃必赤族且終不免死等死耳孰與死爲忠義鬼猶邀

聖主憐恤貽福子孫乎其人乃隨公同死後皆如公言公真智勇兼全人哉今讀其詩大葯飛昇置不問而逸情遠性縹緲欲仙其清夷閒曠之姿魁奇跌宕之氣又非刻意於詩者所能幾及真朱子所謂有本者歟已丑三月赴省偶憇觀中讀公詩敬錄之而題其後

書歷城尹胡書巢小照後

吏乎非吏而實古之吏仙乎非仙而乃今之仙而嘉樹之蓊

然而清泉之漣然而容貌之岸然而衫履之翩然而鄴侯架有宓子絃有勾漏永有益州箋脫帽露頂小閣席前八字着脚隱几無言見之者或以爲拈韻或以爲參禪而愚以爲有所思焉思下情之何以達思上德之何由宣君不見博陵方伯宗閩洛扶樹道教障百川宏獎人倫諗庶職贈之題額筆如椽曰履信曰思順又以尙乎賢仙也吏也其跡殊致而其心一原

書 先大夫所藏太上感應篇讀本後

先大夫晚年最好太上感應篇每觀一條輒舉原文小注及諸徵驗肫肫教兒輩曰感若彼應若此於良士告焉於莠民亦告焉相嘗舉先儒言言爲善當分別有爲無爲曰是誠然然其說過高汝不讀易與書乎易言餘慶書訓降祥庸非感應耶但君子見其大如于公以治獄興門若泥其言遇強盜及殺人淫兇猶欲生之便是作不善安得有應相謹識之筮仕後閱世故多益信感應若桴鼓今年七月捕役緝獲巨盜王九言其黨二十七人自四月擄奪魚台縣集遂相率爲連次拒殺劫竊之案請於上官飭通緝各兇論如法而初起時猶有答予不宜盡以聞者回憶遺訓檢感應篇讀本因流涕書之以示後人丙申季秋曹郡旅寓

書蹇氏族譜傳後

自近世以諛佞相尙套做帖括則曰文人剽竊語錄則曰理學僞飾邊幅則曰儒雅至聖人賢士忠孝廉節古之所謂數

百年不一出或百年而一生或千年而一遇或數十年辛苦
艱難而闔棺始有定論者今之黃口冬烘父子弟兄可頓襲
於一人搦管之間若有頌者曰某忠厚某長者則受者必申
然怒謂不足炫鄉里而傳奕葉是不過始於一二浮薄之士
災梨禍棗冀以誑惑羣兒而後遂積為風俗使夫知言者厭
不知者惑良可歎也孔子曰文勝質則史文至太史公極矣
然余讀史記必若萬石君若絳灌東陽侯張相如乃曰長者
此其人豈晚近所易觀而史公云云不聞其舉聖賢忠孝廉
節之美稱相溷也余不文不習為諛佞頃閱蹇氏新譜載某
公之狀曰公持身謹飭言無口過行無怨惡嘗慕龐德公之
為人足跡不至城府顧論天下事又朗然若燭照信長者也

嗚呼此真實錄矣余故綴數語於後使覽者知為質行庶不
同世之以文人理學儒雅諸美稱相送者蹈純盜虛聲之誚
云

書琉球書經刻本後

右書為琉球國官生鄭孝德紹衣留贈者中山王府刻本也

紙堅而字古正文之傍有勾挑蓋球字及球人讀法

琉球自
舜天時

依日本國書制字母四十有七名依魯花畧或以二字為一
音或以一字為三音或以三字五六字為一音如春色二字
呼春為花魯二音則合書八口二字即為春字呼色為依魯
二音則合書个口二字即為色字村名泊與泊舟之泊並讀
作土馬伊村名喜屋武讀作腔字又如君字之合工之二字
為子而讀為空於字之上隅加兩點如升加二點為形而
讀為渣不加二點為不而讀為妻有似平上去入圈破讀法
故四十七字可衍為千百字其讀書之法亦與內地人不同
以蔡氏集傳為集注分十卷虞書二夏一商二周五合十本

本壳外各有浮籤第一頁各有紹衣印章三其小異處予於見聞錄已詳言之抑聞王府先後刊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便蒙詳說古文真寶千家詩紹衣語予云他日入

朝時當爲吾師各致一部詎歸國不數年而貢使以紹衣亡告矣余歎球書不可再得又以悲吾紹衣之短命也乾隆丙申秋日

書 先大夫遺戒後

先大夫性剛直遇不當意事輒面呵尤不喜浮屠老子憶予童時見有新觀道童持鉢索佈施亟麾去曰此誣民邪說也鈍軒劉先生嘗歎爲不可及今讀遺諭處置後事鉅細皆周字畫端整若常時尤諄戒勿用僧道朱子謂佛教入中國朝廷間巷治喪一用其術獨舉向伯元遺戒爲世法嗚呼先大夫此戒又豈但一家法哉時乾隆丙申夏六月朔日男相流涕書後

書劉鈍軒先生所贈 先大夫先宜人傳及詩後

鈍軒先生少許可獨服 先大夫胸襟夷曠有卓見嘗爲高人傳贈之其言甚詳又有詩曰自古高人晚節難惟公履坦只常安尊前寶鼎三朝物堦下鳳毛多士冠纓濯清溪堪獨賞杖攜綠野任時看俗塵不惹心源靜歲月悠長海樣寬相因敘 先宜人行畧以請亦蒙爲傳而附以詩其詩曰無儀賢母慎威儀匡鼎從今善說詩似此仁賢模里黨真于禮法析毫釐北堂紗幔箴銘日南晦壺餐饋饁時淑範由來源派

別一編間則舊留貽蓋先宜人為鄉賢彭公珙元孫彭公嘗著闡則四篇 先宜人自幼侍外祖美之公尚口傳以熟故

為女為婦及為母數十年動皆合禮非獨天性然也亦教之使然也抑嘗讀程氏侯夫人傳服其淑行退而侍慈闈竊謂

相之不肖無能為程氏役而母氏之賢竟與侯夫人比德又竊念侯夫人處富貴行之猶易 先宜人處貧賤行之甚難

左氏載冀缺釋其妻饁之敬如賓曰季謂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真具眼人哉 先宜人每戒相事事宜敬慎謙讓忍性

氣嘗自鄒姊氏家歸顧相語曰兒近頗有文名予懼兒慢今鄒氏諸老嫗皆謂兒恭有禮某事某事能忍耐予故喜他日

居官循是道可無虞嗚呼 先宜人言猶在耳而相自筮仕以前久不見 先宜人十五年來蒞民處事雖屢用慈訓自

矻顧每當怒發輒不能制回憶 先宜人肫誨重有愧矣丁酉病月濮署瀟照堂偶檢家譜讀兩傳及詩因拜識之

誠齋箴 有序

劉氏書室曰祿閣曰墨莊余惡其數見且近浮也易之曰誠齋昔劉忠定公問立身行己之要於司馬公公曰其誠乎然

則誠者為學最切之語也因為箴曰行己有要莫若存誠語無虛發足不妄行一行之妄一語之虛既見君子其愧何如

學古之初鞭辟近裏聲聞過情君子所耻凡夫譽之勿謂有餘庸夫沮之勿改其初勿朝忽忽勿夕嘻嘻俗情俗事寸地

奔馳年與時往意與歲驅遂成枯落悲歎窮廬昔劉忠定一

言終身受自溫國蔚為傑人劉氏銜訓用以傳家箴我座右亦開其邪

六有箴

惡乎榮口如瓶惡乎尤詞若流惡乎立教語法訓誥言箴毋

曰違理動成痕痂毋曰徇欲動如桎梏請玩大易之詞凶悔

吝三而吉一故君子慎其法律動箴未能知新不求溫故閒

過日月曰天地蠹卓哉古人寸陰弗弃勿梏仁義勿好遊戲

晝箴晝之所為夜思其居焚香默坐妙契疾書待旦周公忘

寢孔子我何人斯戀茲床第宵箴心兮難測倏亡倏存一瞬

放之千里其奔若稽古訓集義存誠爽持直上保此神明瞬

箴外其正也內其敬也一息不懈吾以養吾性也息箴

瑩齋銘

曉占初名如智列弟子員更今名請易字余謂之曰夫能曉

事理者斯可謂雋矣盍仍之今年書室成過余索題額余題

之曰瑩齋卽以為號取厥彰厥微匪靈弗瑩之義猶曉義也

因為銘曰天地變化萬物散殊陽明人跡幽暗鬼都山珍海

錯宛委來輸靈臺弗豁營構斯麤黑宰宰地負七尺軀相古

先進擷道之腴綱領條目有書有圖敬哉印友皈依聖模勿

貪口耳勿掠皮膚如玉攻玷如金積銖空明一點大畜天衢

居號通達出不糊塗寸陰弗惜天壤異區顧名思義努力馳

驅驅國空舍萬葉自來山

而共石水丞銘衆石團結而空其中

續文書屋集卷之三
而非石耶不可轉而古貌耶不可選渾身羅星斗有腹逢人
剖圓空含萬象自未以至有山者泉之源靜者動之紐挹彼
而注茲試出盤古手

磁筆筒銘

六觚而有五色花

花芃芃江文通骨珊珊柳公權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卽之以
爲冰玉望之以爲祥瑞也中書中書吾以求吾志也觚哉觚
哉是故惡夫鄉原之類也

磁筆架銘

素質而有花草

現身說法五指朝天插周漢唐宋如椽筆一手夾白受采君
莫書藏鋒於身用之則行包寫完四庫丁丙乙甲

名琉球國鄭生子說

鄭生紹衣眎余世譜索題派且命其子名余贈句云文學輝
先烈忠勲啓後人又以水木火土金相生爲次名其子曰文
源字之曰正甫且語之曰子知河源乎河出吐蕃過崑崙經
萬餘里入中國至於龍門南東循級以入海故導河積石其
源甚正也學記曰三王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
務本正甫他日者其弗欲聞正學乎生海委尙其窮河源哉
爲中山王請謚疏

爲援例邀恩賜謚以光泉壤事

臣父先

臣尙某仰荷

天朝疊頒寵命殊恩異數莫罄名言今不幸於某年某月某
日長辭聖世臣以世嫡繼序謹遵舊例乞賜冊封伏查臣先
祖臣尙某薨逝之後臣父於乾隆元年瀝懇天恩補頒謚號

仰蒙鴻慈榮名特錫禮隆存歿啣感無窮茲臣父在位之日
恭承寵眷撫綏蕃衛肅慎忠勤久邀睿鑒倘蒙

聖主憐軫加恩諭祭並懇格外施恩仍賜謚號光增窀穸榮
賁廟祧臣為此不揣愚昧開具先臣事實懇求我

皇上仍宏覆載之仁俯鑒愚忱勅部議覆施行如蒙俞允並
請卽將玉冊交付冊封天使賫捧到國於宜詔諭祭先臣之

日並賜頒給使先臣生叨顯爵沒受賢名則豈惟先臣啣恩
泉下臣一國臣民生生世世益感高厚鴻慈於無窮矣臣謹

恭繕專摺並另開事實清單恭呈
御覽伏祈睿鑒施行謹奏

徵黃孝子詩文

蓋聞天經地義道貫三靈日邁月征功先百行履艱危而愈

謹王休徵之孝可回天蒙險難以獲全江次翁之誠能化賊
庭前哀禱藥是丁藤冢畔長號祥呈蔡兔稽前聞而感念喜

近事之同符金鉉黃封翁湘水名門郴山老宿橘偏墜地公
紀之天性原殊枕可扇風文疆之家聲如舊哀椿闈之早背

禮克謹乎初終慟萱樹之叠摧誼兼隆乎存歿雖雙親遭遇
事異薛包而篤孝著聞行同石慶旣居常而無忤况處變而

能貞慨自六詔妖氛鳴張嶺表三藩瘴雨豕突蠻天斯時也
趙禮弟昆瘦肥無擇鄧攸兒姪存棄難兼封翁敬奉嚴慈爰

拋妻子賊獲其親而願以身代誠感乎盜而並以孝稱從茲
采蕨山中長途易米倏爾拾金土上夕膳烹牲若乃和嶠居

憂毀將滅性臯魚奉諱泣不成聲守墓三年同太常之齋禁
茹蔬永歲斷僕射之酒杯冷雨炎風旣神傷乎楸栢深林密
竹亦猛化夫豺狼是以瑜珥瑤環煖共姜肱之被封胡遏末
樛成田廣之荆合內外而無間言傳子孫以爲遺法又况養
惟先意孝貴順親念秋坪寒口之溪人難杯度覩險仄崎嶇
之徑地比羊腸爰闢荆榛載鞭山石窈繚開辛夷之館迤逶
起皂莢之橋到今涉約以尋蹊誰患臨碕而選路此皆廣前
人之志事用以揚先世之芬芳所以長吏多賢頻來題額輿
情共協籲請旌門三院會題邀褒嘉之盛典

九重俞允頒錫獎之鴻恩誠可咏而可歌宜以南而以雅某
也人欽北郭誼重南陔昔日輪軒曾採仁風於桂海今茲桑
梓共傳孝行於金門因誣諉之再三志掄揚之萬一伏冀鴻
都貴客虎觀名儒絲服仁親惠敲竹笋江魚之句白華將母
幸錫瞻雲愛日之吟則資父事君立教比援神之契以詩爲
史濡毫成孝義之編矣謹徵

徵賀母蔣孺人七旬壽言文

絳闕風溫天長恒春之樹護庭日麗地栽延壽之花當設悅
之佳辰共成製錦值開筵之盛會同錫瑤編黔陽賀母蔣孺
人者繼衡封翁之令妻于萬昆季之賢母也生本名家長歸
華胄才優蕙絮無待女師德茂珩璜兼全婦職鮑妻甕盎旣
黽勉於鹿車孟女褰釵乃相莊於鴻案始則柳衙樹幟兼資
佐讀之勞旣而石鼓蜚聲半藉宜家之力巾幗常師其壺範

葭莩咸推爲禮宗顧其所尤難者封翁世父既有孟東野徒
昌詩賦之悲尊人復深羊南城早折蕙蘭之慟爲嗣子爲長
子身承大小兩宗祀事世姑事親姑內無娣姒諸婦隨問衣
於膝下人靡間言迭視膳於堂前都傳愉色無何少微星隕
世父無年繼以寶婺輝沉慈親卽世倚桐倚竹哀禮兼隆奉
醴奉牲報追彌篤洎乎所天復喪捨地爲傷護堂惟一母之
存婆婦肩兩門之任恪供飴蜜婦並爲兒會計錢刀母能兼
父和丸課讀潔膳留賓喜桂子之齊芳慶桐孫之競秀宋宣
文之授業爲官必令讀書卜令長之急公作忠本於移孝列
鴻都者炳炳聲滿槐街佐花縣以翩翩吟填松壁若其竹梢
書屋燕賀錦堂修皂莢之橋人不怛乎羊腸九折闢蠶叢之
徑地克平平鳥道三危大藥一囊長途遣韓公之瘡小溪二
頃野渡營坡老之田喪陶侃之奴不驚失馬嫁鄭元之婢誰
嘆標梅撲棗鄰家金有呼而必諾翳桑餓者債無券而不焚
固燕子以貽孫亦旁推而博愛爾乃噓其善氣種厥仁心諸
子興門分承享祀冢姑棄世永念音容悱惻慈烏繞庭柯而
不去檀藥孝筭傍簷溜以敷榮所由繁祉多綏不煩金灶遐
齡永錫無假銀房茲屆三冬欣逢七秩某等徽崇尹姑誼共
粉榆稱介壽之觴身羈冀北獻祈年之祝才愧巴人敢用乘
韋先爲揚糝伏冀金閨名彥虎觀鴻儒吐氣燭天擲聲轟地
連篇朱萼輝騰辰酉之山一曲白華響播沅湘之水敬祈惠
我無任跂予謹徵

募捐貲送周汝峯靈櫬歸葬文

蓋聞流水絃徽破自鍾期之逝下泉嬰紉停於范式之來張子厚反葬關西全賴素車之奔哭任彥昇歸骸洛浦實期絮酒之共傾惟義薄乎雲天矧倫關於師友生同蘭馥沒豈冰寒慘惟汝翁周先生淮水蠙珠碭山竹箭弱齡染翰譽擅王楊壯歲操觚望齊韓艾聽其黃馬碧雞之雄辯疑是神仙挹其尋花問柳之曠懷稱爲夫子乃以蕪湖碩德儀型姑孰儒林班范鴻裁彪炳鳩茲志乘選擷華之錄重定海內文章葺識舟之亭遠映江干風月由經綸之素裕致岳牧之上聞當日暖而草薰遂促裝而祖道奈何青青客舍人歌腸斷之詩漫漫春雲讖兆魂銷之賦捧栽花之檄歲儼逢蛇彈製錦之冠途偏集鵬廼以夏初朔後沒於良邑署中傷哉履薄臨深並乏開衾小子痛矣襲衣含貝惟餘捧劍蒼頭行色蕭條問朱提以無幾橐裝羞澁祇黃卷之數編某也慟比登牀情深鼓瑟青楓黑塞莫招太白之魂白酒肥羊徒下杜陵之涕遂使雙流旅櫬悲遄反於何時三尺靈旂猶久停而未去伏冀北府清流南皮舊侶通家孔李結綬蕭朱緣一涕之無從皆傾舟以來助則是東都留守常憐貞曜之亡太學諸生共職歐陽之喪盧生耐嵩麓功盡屬乎退之柳子歸河東德實由乎行立庶高行之足法與古道而並垂矣謹徵

半許以資高行久以法與古飲而並垂矣

爾早以真意出指指誠心盡爾平恩之德不始以東歸實由

爾此以來仰仰其來勝留守官皆員即之口太學諸生其類

其自欲其南其音出區家其李韓始其未將一德之無其

其與其然之。一歲又外同報三只歸其俗人其而平去其

其與其然之。一歲又外同報三只歸其俗人其而平去其

其與其然之。一歲又外同報三只歸其俗人其而平去其

其與其然之。一歲又外同報三只歸其俗人其而平去其

其與其然之。一歲又外同報三只歸其俗人其而平去其

